

曾文正公全集

曾文正公大事記

太傅曾文正公諱國藩，字滌生，原名子城，字伯涵，先世居楚之衡陽。國初有名孟學者，始遷湘鄉之大界里，遂爲湘鄉人。孟學生元吉，元吉之仲子曰輔臣者，公之高祖也。輔臣生竟希，誥贈光祿大夫，妣彭氏，誥贈一品夫人。竟希生玉屏，字星岡，是公王父，初封中憲大夫，累贈光祿大夫，妣王氏，初封恭人，累贈一品夫人。曾氏自明以來，世業農，積善孝友，而不顯於世。星岡公少時，喜任俠，已乃折節下士。嘗曰：『吾少耽游惰，往還湘潭市肆，與裘馬少年相逐，或日高酣寢，長老有譏以浮薄將覆其家者。余聞而立起自責，貨馬徒行。自是終身未明而起。余年三十五，始講求農事，居枕高帽山下，壟峻如梯，田小如瓦。吾鑿石決壤開十數畝，而通爲一，然後耕夫易于從事。吾所宵行水，聽蟲鳥鳴聲，以知節候，觀露上禾顛以爲樂。種蔬半畦，晨而耘，吾任之夕而糞，傭保任之入而飼豕，出而養魚，彼此雜職之。凡菜茹手植而手摘者，其味彌甘。凡物親歷艱苦而得者，食之彌安也。』吾宗自元明居衡陽之廟山，久無祠宇。吾謀之宗族諸老，建立祠堂，歲以十月致祭。自國初遷居湘鄉，至吾曾祖元吉公，某業始宏。吾又謀之宗族，別立祀典，歲以三月致祭。世人禮神徵福，求諸幽遐，吾以爲神之陟降，莫親于祖考，故獨隆于生我一本之祀，而他祀姑缺焉。後世雖貧，禮不可墮；子孫雖愚，家祭不可簡也。吾早歲失學，壯而引爲深恥，既令子姪出就名師，又好賓接文士，候望音塵，常願通材宿儒，接跡吾門，此心乃快。其次，老成端士，敬禮不怠；其下汎應羣倫，至于巫醫僧徒，堪輿易命之流，吾屏斥之，唯恐不遠。舊姻窮乏，遇之唯恐不降。識者觀一門賓客之雅正，疏數而下家之興敗，理無爽者。鄉黨戚好，吉則賀，喪則吊，有疾則問，人道之常也。吾必踐焉，必躬焉。財不足以及物，吾以力助焉。鄰里訟爭，吾常居間以解兩家之紛。其尤無狀者，厲詞詰責，勢若霆摧，而理如的破，悍夫往往神沮。或具尊酒通殷勤，一笑散去。君子居下，則

排一方之難，在上，則息萬物之囂，其道一耳！津梁道路，廢壞不治者，孤嫠衰疾無告者，量吾力之所能，隨時圖之，無小補。若必待富而後謀之，則天下終無可成之事矣。星岡公生三子，長曰竹亭，諱麟，書累封光祿大夫，公之父也。仲曰上臺，早卒。季曰驥雲，以公貴。竹亭封翁，生子五人，公居長，次國潢，字澄侯，次國華，字溫甫，次國荃，字沅浦，次國葆，字事恆。封翁積苦力學，久困于學政之試，徒步囊筆，以干有司。年四十三，始補縣學生員。事星岡公以孝聞。星岡公生平督子最嚴，往往稠人廣衆，壯聲呵斥，或有不快于他人，亦痛繩其子。竟日喃喃，詰數愆尤。封翁屏氣負牆，蹣跚徐進，愉色如初。星岡公晚年病痿痺，動止不良，又瘖不能言，即有所需，以兩使，以目求，即有苦，蹙額而已。封翁朝夕恭敬，奉事常先意而得之。夜侍寢處，星岡公雅不欲煩驚召，而他僕殊不稱意。前後洩益數，一夕六七起。封翁時其將起，則進器承之。少間，又如之。聽于無聲，不失分寸。嚴寒大溲，則令他人啓移手足，而身翼護之。或微沾汗，輒滌除易中衣，拂動甚微。終宵惕息，明旦則驥雲入侍，奉事一如封翁之法。久而諸孫孫婦內外長幼，咸化訓習，爭取垢汙襦袴浣濯爲樂，不知其有臭穢。或挽衡輿，遊戲庭中，各有常程。病凡三載，封翁未嘗一日安枕也。妣江太夫人，同邑江沛霖女。事舅姑四十餘年，膳爨必躬，在視必恪。賓祭之儀，百方檢飭。尺布寸縷，皆一手拮据。江太夫人以嘉慶辛未年十月十一日亥時，誕公子白陽坪里第。是時竟希公年七十矣。忽夢有巨物蜿蜒自空而下，首屬于梁，尾蟠于柱，鱗甲森然，不敢逼視。竟希公驚寤，已而公生。年十六，應郡縣試，旋取附生。道光十三年，學使岳鎮南按臨補縣學生員。明年甲午科鄉試中式第三十六名，舉人。時年二十四。座主爲徐雲瑞，許乃安。房師爲張啓庚。道光十八年戊戌科會試中式第三十八名，貢士。座主爲穆彰阿，朱士彥，吳文鎔，廖鴻荃。房師爲季芝昌。正大光明殿覆試一等，殿試三甲第四十二名，賜同進士出身。朝考進呈擬一等第三名，宣宗拔置第二名，改翰林院庶吉士。庚子散館，二等第十九名，授檢討。旋派順天鄉試磨勘。道光二十一年十月，充國史館協修官。道光二十三年三月，大考翰詹列二等第一名，奉旨以翰林院侍講升用。六月詔以公爲四川正考官。趙楫副之。七月，補翰林院侍講。十一月回

京充文淵閣校理。道光二十四年二月，侍班于文淵閣，觀經筵大典。五月，召見于勤政殿，充翰林院教習庶吉士。十二月，轉補翰林院侍讀。道光二十五年乙巳科會試，充第十八房同考官。五月，升授詹事府右春坊右庶子。九月，擢翰林院侍講學士。謝恩召見。十二月，補日講起居注官，充文淵閣直事。道光二十七年，大考翰詹列二等，奉旨記名。遇缺題奏，賞大卷緞二件。六月，升授內閣學士，兼禮部侍郎銜。謝恩召見於勤政殿。充考試漢教習閱卷大臣。七月，公弟國荃補縣學生員。十月，充武會試正總裁。又派殿試讀卷大臣。道光二十八年七月，公弟國荃補廩膳生。九月，充稽察中書科事務。道光二十九年正月，詔授禮部右侍郎，謝恩召見，上嘉勉焉。三月十四日，值班召見。三十日，又召見。每有奏對，上輒嘉賞。八月，兼署兵部右侍郎，充宗室舉人覆試閱卷大臣。九月，充順天鄉試覆試閱卷大臣。十月，充順天武鄉試校射大臣。道光三十年正月十四日，宣宗成皇帝升遐，文宗嗣位，咨以郊配廟祔大禮。公具疏條陳，上嘉納之。二月，內賜遺念衣一件，玉珮一事。三月，應詔陳言，奉旨獎許，舉行日講事宜。四月，充庚戌科會試覆試閱卷大臣。又派朝考閱卷大臣。五月，禮部投試優貢。六月，兼署工部右侍郎，充朝考拔貢閱卷大臣。七月，公弟國葆補縣學生員。八月，召見，詢以工部職務，奏對稱旨。充考試國子監學正學錄閱卷大臣。九月，充宣宗梓宮前恭捧冊寶大臣，禮畢加二級。十月，兼署兵部左侍郎。咸豐元年三月，疏陳簡練軍實，以裕國用。召見嘉勉。四月，上敬陳聖德一疏，語多切直，朝士皆憂其獲譴。及優詔褒答，一時稱盛事焉。五月，兼署刑部左侍郎。八月，充順天鄉試搜檢大臣。十月，充順天鄉試正考官。沈兆霖副之。試竣，獲命召見。十一月，監視郊壇開工。十二月，上備陳民間疾苦一疏，奉旨交部議奏。監視墓陵隧道開工。咸豐二年正月，兼署禮部左侍郎。二月，隨扈祇謁墓陵。三月，疏請寬免勝保處分，以廣言路。上嘉納之。充壬子科會試搜檢大臣。又派恭送太廟冊寶大臣。四月，以宣宗升配，恩加一級。六月，詔以公爲江西正考官。謝恩附奏試竣回籍，硃批允之。七月，行次安徽太湖縣，聞母江太夫人之訃，葡萄奔喪。八月，抵家。九月，葬江太夫人。時粵匪洪秀全等由廣西竄長沙，圍攻三閩月，卻之。十月，解圍去。掠船浮洞庭湖而下，陷岳州。十一月，

陷漢陽。十二月，陷武昌省城，巡撫常大淳等死之。大江南北，土匪蜂起。詔諭湖南巡撫張亮基曰：「丁憂侍郎曾國藩，籍隸湘鄉，于湖南地方人情自必熟悉，著該撫傳旨，令其幫同辦理本省團練，搜查土匪事宜。伊必盡心不負委任，欽此。」公以奉諱回家，不宜與聞軍事，草疏懇請終制。方發使就道，適庶吉士郭嵩燾至，力勸公出。公弟國荃亦贊之。于是始治兵于長沙，命羅澤南、王鑫等領湘勇三營，仿明戚繼光束伍成法，逐日操練，是爲湘軍創立之始。咸豐三年正月，編查保甲，設發審局。一時巨奸大慝，多被誅戮。盜賊屏息，莠民多改而從善。遠近大歡。遣劉長佑、李輔朝、王鑫搜剿常寧、耒陽土匪，賊聞風驚潰。羅澤南討衡山土匪，破平之。奉上諭：「封疆大吏翦除百惡，即可保衛善良。著該署督撫等會同在籍侍郎曾國藩體察情形，應如何設法團練，以資保衛之處，悉心妥籌辦理，欽此。」粵匪洪秀全、秦武昌劫衆東下，男婦數十萬人，舳艫蔽江，疊陷沿江郡縣。十七日，陷安慶省城。二月初十日，陷金陵，據爲僞都。將軍祥厚、總督陸建瀛等死之。欽差大臣向榮追師駐金陵城外，號江南大營。詔授江忠源爲湖北按察使，飭赴江南大營，幫辦軍務。會湖北崇通兩邑土匪大起，公遣軍與忠源會剿平之。忠源遂率師而東。三月，詔以略秉章署理湖南巡撫。時永桂以上會匪充斥，亂者紛起，每警報至，公酌量緩急，分營往捕。議定，卽傳檄促行。遣左右料簡軍裝火藥，軍行無踰兩日者。所至捕斬首惡，搜查餘黨，數日而定。鄉里晏然。四月，江忠源師次九江，值安慶再陷，賊船上犯湖口。忠源偵知賊所向，卽日間道馳赴南昌，部署略定而賊至。忠源告急于湖南，公檄江忠淑由瀏陽赴江西，朱孫詒、羅澤南等由醴陵繼進。另派鎮筵兵千人，令夏延樾總統之。會朱孫詒有違言，湘營無統帥。郭嵩燾說孫詒率所部以行，嵩燾因亦隨行。是爲湘軍出境剿賊之始。六月，公疏荐參將塔齊布、千總諸殿元請破格超擢。奉旨塔齊布賞副將銜，諸殿元以守備用。七月，湘軍抵南昌，南昌城外賊壘，惟文孝廟數座。官軍屢攻不能克，日有死傷。郭嵩燾偶獲賊諜訊之，則賊皆舟居。文孝賊壘環三面築牆，而虛其後，專以翼蔽賊舟而已。嵩燾因獻議曰：「東南各行省州縣多阻水江湖，一日遇風，可數百里。賊舟瞬息可達，官兵率由陸路臨之，其勢常不及。長江數千里之險，

遂獨爲賊所有。且賊上犯以舟楫，而官軍以營壘禦之，求與一戰而不可得，宜賊勢之日猖也。『忠源大挫之，即日具疏，請飭湖南湖北四川，仿照廣東拖罟船式，各造戰艦數十。飭廣東製備礮位，以供戰艦之用。並交會國藩管帶部署，奉旨允行。』長江水師之議自此始。八月，公疏稱衡永郴桂匪徒聚集之數，數月以來，巨案迭出，即日移駐衡州，就近調度。蓋提督鮑起豹與公時相齟齬，營兵與湘勇斷斷不和，至有械鬪之案。衡州之行，所以避之也。公既至衡州，衡陽廩生彭玉麟故有名，公一見器之。又調湘陰外委楊載福至，並令幫辦弟國葆營務。國葆力荐彭楊之才，當任一軍，不宜屈爲幫辦。公方謀治水師，乃檄二人各募水勇，領一營。彭楊受命治水師自此始。南昌解嚴，賊陷九江，府分股竄湖北。署湖廣總督張亮基師潰于田家鎮，江忠源聞道馳援，戰不利，北屯廣濟。逆賊趨武昌，詔以吳文鎔爲湖廣總督，文鎔公座師也。聞警急馳赴鄂，而賊已陷黃州漢陽，北擾德安，南及興國岳州，戒嚴。公與湘撫駱秉章籌辦防堵，檄調援江西諸軍回湘。奉上諭：『長江上游，武昌最爲扼要。若稍有疎虞，則全楚震動。著駱秉章會同國藩，選派兵勇，並酌撥礮船，派委得力鎮將，馳赴下游，與吳文鎔等會合剿辦，力遏賊鋒，毋稍延誤。』欽此。『十月奉上諭：『會同國藩團練鄉勇，甚爲得力。勦平土匪，業經著有成效。著酌帶練勇，馳赴湖北，所需軍餉等項，著駱秉章籌撥供支。兩湖唇齒相依，自應不分畛域，一體統籌也。』欽此。』吳文鎔屢請援師，朝廷以武昌萬分危急，亟公督帶兵勇礮船，馳赴下游會剿，以爲武昌策應。公疏稱武昌聞已解嚴，臣暫緩赴鄂。又言該匪以舟楫爲巢穴，欲加攻剿，必以戰船爲第一要務。臣擬在衡州試辦，俟有頭緒，即親自統帶馳赴下游。奉硃批：『所慮甚是，汝能斟酌緩急，甚屬可嘉。』欽此。』江忠源疏請飭公以所練六千人出省剿賊。奉上諭：『湖北情形緊要，已有旨令江忠源暫留剿賊，著會同國藩帶楚勇六千人，酌配礮械籌雇船隻，駛出洞庭湖，由大江迎頭截勦，肅清江面賊船。』欽此。』江忠源回軍漢陽，詔授忠源爲安徽巡撫，並諭楚皖一體斟酌緩急相機進剿。時安慶已爲賊踞，議建廬州爲省會。忠源受命，力疾北趨廬州。十一月，奉上諭：『宋晉奏：『會同國藩鄉望素孚，人樂爲用。請飭挑選練勇，雇覓船隻，順流東下，與江忠源水陸夾』

擊。」等語。現在安徽逆匪連陷桐城、舒城，逼近廬郡。呂賢基殉難，江忠源患病，皖省情形危急，總由江面無水師攔截進剿。任令賊從往來自如，該侍郎前奏亦曾慮及。著即趕辦船隻，並率前募勇六千，由洞庭湖駛入大江，與江忠源水陸夾擊。該侍郎忠誠素著，兼有膽識，朕所素知，必能統籌全局，不負委任也。欽此！」公疏稱：「籌備水陸各軍赴援安徽，而船礮未齊，須俟購買洋礮，廣礮千尊解到，乃皆成行。」又請設立水路糧臺，奉硃批：「現在安徽省待援甚急，若必偏執己見，則太覺遲緩，朕知汝尙能激發天良，故特命汝赴援，以濟燃眉。今觀汝奏，直以數省軍務，一身克當，試問汝之才力，能平否乎？平時漫自矜詡，以爲無出己之右者，及至臨事，果能盡符其言甚好。若稍涉張皇，豈不貽笑于天下？著設法趕緊赴援，能早一步即得一步之益。汝能自擔重任，迥非畏葸者比。言既出諸汝口，必須盡如所言辦與朕看。欽此！」公疏稱：「餉乏兵單，成敗不敢必。與其將來毫無功效，受大言欺君之罪，不如此時據實陳明，受葸畏不前之罪。」奉硃批：「成敗利鈍，固不可逆睹。然汝之心，可質天日，非獨朕知。若甘受畏葸之罪，殊屬非是。欽此！」常寧土匪攻陷縣城，連陷嘉禾、藍山二縣，遣弟國葆及儲玖躬討平之。十二月，疏稱：「衡永、郴桂尙有會匪餘黨，實爲湖南巨患，亦是臣經手未完之件。」奉硃批：「汝以在籍人員，能如是出力，已屬可嘉。著知會撫臣剿辦。或有汝素來深信之紳士，酌量辦理亦可。」欽此。賊陷廬州府，巡撫江忠源死之。咸豐四年正月，湖廣總督吳文鎔戰歿于黃州，武昌戒嚴。奉上諭：「此時惟會國藩統帶礮船兵勇迅速順流而下，直抵武昌，可以扼賊之吭。此舉關係南北大局，甚爲緊要。該侍郎應能深悉緊要情形，兼程赴援。欽此！」初公在衡州創立水師，前無成法。每詢廣東員弁及長年之人，能行船者，周咨博采，屢更其制。後乃稍仿廣東拖罟快蟹、長龍之式，增置槳座，命守備成名標監督之。另檄廣西之同知褚汝航、夏鑾等，分設一廠于湘潭。既成軍，邀長沙、黃冕觀之。冕獻言曰：「吾出入兵間十餘年，所見軍容整齊，無及此者。然長江千里，港汊紛歧，賊船易于藏匿。江南小戰船，曰「三板」者，每營請添十號，以備搜剿港汊之用。」公大韙之，即日改定營制，每營置快蟹一營，官領之；長龍十，曰正哨；三板十，曰副哨。快蟹

槳工二十八人，櫓八人，長龍槳工十六人，櫓四人，三板槳工十人。每船另置礮手三人，鎗長一人，頭工二人，舵工一人，副舵二人。水師之制，于是大備。公既聞江忠源、吳文鎔相繼殉節，乃經營東征，募水師五千人，以褚汝航爲總統，而成名、標、諸、殿、元、楊、載、福、彭、玉、麟、鄒、漢、章、龍、獻、琛等分領之。又募陸師五千人，以塔齊布爲先鋒，而周鳳山、儒玖躬林、源、恩、鄒、世、琦、鄒、壽、璋、楊、名、聲及弟國葆等分領之。始設立八所，曰文案所，曰內銀錢所，曰外銀錢所，曰軍械所，曰火器所，曰偵探所，曰發審所，曰探編所，皆委員司之。齎米、煤、鹽、油及軍火器械，載民船百數十號，一行員弁勇夫共一萬七千餘人，軍容于斯爲盛。二月，賊陷岳州府，遂由湘陰趨靖港，陷寧鄉。駱秉章遣王鑫敗賊于喬口，公舟師次長沙，遣弟國葆及儲攻躬趙煥聯等分途攻剿，以躬破賊于寧鄉，追北陣亡。賊大奔潰，遣舟師追擊，走之。時貴州候補道胡林翼，應前總督吳文鎔之調，帶練勇六百名由黔赴鄂。行次金口，聞文鎔已歿，賊舟上犯，阻隔不能進。公急調之回湘，咨商駱秉章，支給餉糈。胡林翼以一軍從公剿賊，自此始。奉上諭：『據青麐奏稱，探聞曾國藩帶勇已距金口，百有餘里，貴州道員胡林翼隨同前來，現復退往上游，賊船颯忽上竄，急須出其不意，順流轟擊。該侍郎礮船早入楚北，胡林翼何以退守金口？著曾國藩飭知該道迅速前進，毋稍遲延。欽此！』公疏陳胡林翼未能赴鄂之由，且稱：『林翼之才勝臣十倍，將來可倚以辦賊。』旋檄林翼剿崇陽通城土匪。又令塔齊布往助之。官軍既克湘陰，賊之在岳州者全數遁去。二月，公至岳州，搜捕西湖餘匪，巡撫駱秉章疏請留公暫緩赴鄂。奉硃批：『楚南之賊，明係分竄。現在湖北尚有多賊，曾國藩礮船原爲肅靖江面，但此時道路不通，暫可留在湖南剿辦，亦不能專待事竣，緩緩北上。楚南辦有頭緒，仍應速赴湖北爲是。』曾國藩素明大義，諒不至專顧桑梓，置全局于不問。北重于皖，鄂南重于楚，南此不易之事也。欽此！』又奉寄諭：『此時得力舟師，專恃曾國藩水師一軍。倘涉遲滯，致令漢陽大股竄踞武昌，則江路更形阻隔，朕即以剿賊重任畀之曾國藩，一切軍情，不爲遙制。欽此！』先是公派陸軍由崇通剿賊，冀以次掃盪，進援武昌，而自統水師順流而下。既至岳州，遭風撞損礮船。而王鑫之軍抵羊樓司者，遇賊潰回，賊乘

勢上犯。公弟國傑及鄒壽璋、楊名聲等營皆潰退入城。賊攻城甚急，公檄舟師登岸擊賊，拔出城中軍民，退保長沙。因上疏自劾，奉上諭：『曾國藩奏水陸各軍接仗情形，並自請治罪一摺，此次岳州水軍雖獲小勝，惟因陸路失利，以致賊匪復行上竄。曾國藩統領水陸諸軍，調度無方，實難辭咎。著交部嚴加議處，仍著管帶師船，迅速攻剿，克復岳州。即行赴援武昌，毋得再有遲誤。欽此！』又奉上諭：『曾國藩所統各勇，爲數過多，既須剿辦粵匪，又須搜捕土匪。卽如所奏，有撥赴平江通城者，有撥赴臨湘蒲圻者，又有不能依限前進者。散布各處，照料既不能周，勦捕自難得力。一有敗衄，人無固志，似此何能力圖進取？此時肅靖江面，專恃此軍。曾國藩初次接仗，卽有挫失，且戰船被風沈損多隻，何事職不順若？現在湖北待援孔亟，曾國藩以在籍紳士，東顧湖南，不爲通籌大局之計，平日所以自許者何在？欽此！』先是公在衡州，奏請原任湖北巡撫楊健入祀鄉賢祠，部議革職。至是奉旨改爲降二級調用。胡林翼敗賊于上塔市，塔齊布敗賊于河坪。公因長沙戒嚴，檄胡林翼、塔齊布回湘助防。賊踞靖港，分股由寧鄉陷湘潭，遂于湘水上游掠民船數百，竄立本城以阻援師。二十八日，塔齊布率師赴援，大捷于湘潭，斬馘數千級。四月初一日，公遣楊載福等率水師助剿，復會陸軍大破之。初二日，公親督師，邀擊賊于靖港西南，風發水勢迅急，爲賊所乘。公自投于水，左右救之獲免。而是日水師之在湘潭者，復大捷。初三日，水師焚賊船淨盡，塔齊布諸軍復獲大勝。初五日，克湘潭縣。自粵逆反竄以來，此次始受大創，官兵亦稍能自奮，人人有殺敵致果之心矣。公因長沙重警，水陸各軍，因言謂：『吾水陸萬人，非不多，而遇賊卽潰。岳州之敗，水師拚敵，祇楊載福一營湘潭之戰，陸師塔齊布兩營，水師楊載福兩營，用此益知兵貴精不貴多。』而引諸葛公祁山之敗，且謀減兵省食，勤求己過。又曰：『古人用兵，先明功罪賞罰。今時事艱難，賢人君子大半潛伏，吾以義聲倡導鄉人，同履危亡之地，諸君之初從我，非以利動也，故于法亦有所難施。所以兩次致敗，其弊亦由于此。』公奏湘潭靖港勝負各情，並上疏陳罪狀，自劾。奉上諭：『屯聚靖港逆船，經曾國藩親督舟師進剿，雖小有斬獲，旋以風利水急，戰船被焚，以致兵勇多有潰散。據曾國藩自

請從重治罪，實係咎有應得。姑念湘潭全勝，水勇甚爲出力，著加恩免其治罪，卽行革職，仍趕緊督勇勦賊，帶罪自效。湖南提督鮑超豹，自賊竄湖南以來，並未帶兵出省。疊次奏報軍務，僅止列銜會奏。提督有統轄全省官兵之責，似此株守無能，實屬大負委任。鮑超豹着卽革職，所有湖南提督印務卽著塔齊布暫行署理。該部知道。欽此。」又奉上諭：「曾國藩統領舟師，屢有挫失。此摺所陳紕繆各情，朕亦不復過加譴責。現在所存水陸各勇，祇集有四千餘人，若率以東下，深恐兵力太單。該革員現復添修戰船，招募水勇，據稱一兩月間當有起色。果能確有把握，亦尙不難轉敗爲功。目下楚北賊從應山竄回德安，隨州之賊亦回武漢，是鄂省望援甚急。該撫等務當卽飭水陸各軍，速將此股敗竄之匪殲滅淨盡，兼可赴援武昌，以顧大局。欽此。」五月，公疏稱：「現將水陸各軍嚴汰另募，重整規模。一俟料理完竣，卽星夜遄征，誓滅此賊，以雪挫敗之恥，以贖遲延之罪。」奉上諭：「曾國藩添募水陸兵勇，及新造重修戰船，既據奏稱已可集事，則肅淨江面之舉，仍藉此一軍以資得力。塔齊布膽識俱壯，堪膺勦賊之任。著駱秉章卽飭統領弁兵迅速出境，曾國藩與該署提督共辦一事，尤應謀定後戰，務期確有把握，萬不可徒事孟浪，再致挫失。欽此。」是時湖南郡縣如岳州、華容、常德、龍陽等城多被賊陷，而湖北之賊由宜昌、枝江、松滋入太平口，與西湖賊合，連陷澧州、安鄉等城。兩湖糜爛不堪，湖北巡撫青麟糧盡棄城走長沙，賊入武昌，據之。詔誅青麟于荊州，以楊需署湖廣總督。公整軍東下，水師分三起，先遣褚汝航率礮船四營當前，陸師亦分三路，以塔齊布爲中路，駐新牆，胡林翼等由西路趨常德，江忠淑、林源恩等由東路趨崇通。賊聞官軍大至，棄常德、澧州，併力守岳州。公檄羅澤南、周鳳山等助攻岳州。塔齊布破賊于新牆，水師破賊于南津港。七月初一日，官軍克復岳州府。捷聞，奉上諭：「覽奏稍慰朕懷。汝能迅速東下，藉此聲威，或可掃除武漢之賊。朕日夜焦盼，憂思彌增，護船陸勇終恐未可深靠。欽此。」又奉上諭：「此次克復岳州，大獲勝仗。湖南逆蹤業就肅靖，江路已通，重湖無阻。卽著塔齊布、曾國藩會督水陸兵勇，乘此聲威，迅速東下，力搗武漢賊巢，以冀蕩平羣醜。欽此。」官軍破賊于城陵磯，乘勝逐北，值南風大

作，師船不能回營，爲賊所乘。諸汝航夏鑾、陳耀龍、何鎮邦、諸殿元等，前後戰歿。塔齊布破賊于擂鼓臺，擒賊會曾天養斬之。羅澤南破賊于城陵磯，水師燬賊船幾盡。公疏稱岳州四次獲勝情形，奉上諭：「塔齊布會國藩自帶兵以來，既未嘗遇敗而怯，定不致乘勝而驕，總宜于安速之中，持以慎重，則楚省賊蹤漸可掃蕩。」欽此。七月初二日，塔齊布等率陸軍會李孟羣、楊戴福等水師，盡平燬沿江兩岸諸賊壘，窮追二百餘里。至嘉魚縣境，賊衆悉數東竄。公進駐驪山，捷聞，奉旨賞給三品頂戴。公疏稱：「臣墨經從戎，不敢仰邀議敘。嗣後湖南一軍，再立功績，無論何項褒榮，概不敢受。」奉硃批：「知道了，殊不必如此固執。汝能國爾忘家，鞠躬盡瘁，正可慰爾亡親之志。盡孝之道，莫大于是。酬庸褒績，國家政令所在，斷不因汝一請，稍有參差。汝之隱衷，朕知之，天下無不知也。」欽此。公疏陳道員李孟羣忠勇奮發，思報父仇，該員服猶未闕，請從權統領水師，以專責成。奉旨報可。楊戴福、彭玉麟等水師乘勝東下，搜捕沿江汶港賊船，焚燬略盡，途抵金口。塔齊布陸軍破賊于羊樓司。八月初四，克崇陽縣，又破賊于咸寧。公進駐嘉魚。奉硃批：「汝等自湘潭大捷後，屢次得手，有此聲威，豈可自餒？惟在速戰，莫待兩下相持，師勞餉乏，大有可慮。」處塔齊布不致爲崇陽一股牽制方好。欽此。公進駐金口。塔齊布羅澤南破賊于橫溝橋，遂與公師會合。適荊州將軍王文達、魁玉、楊昌泗等軍五千人亦會于金口。因遣魁玉等擊破沌口賊。公集諸將商取武昌之策。羅澤南袖圖進曰：「洪山、花園兩路，皆賊重兵所在。花園瀕江環城，尤賊勢所注。賊壘九座，每壘數千人，長壕巨障，交延數里。吾所部不滿三千，以當洪山之賊有餘，以擊花園則不足。請塔將軍分任之。花園、洪山賊壘破，武昌無自固之勢，賊將自遁無憂也。」公曰：「羅翁勝算，虜在吾目中矣。花園賊壘，仍煩君一行。請加派兵二千，以助君。」澤南悉衆攻花園。賊迎拒者，望風披靡，乃据壘以守。澤南令軍士皆手持槍，伏地行，近壘始起立施槍。前者既登，後者繼進，賊衆自亂。自辰至酉，九壘皆克。水師同時並進，環壘賊船數千，皆燬沉之。塔齊布另從他道攻克洪山，遂薄武昌城。環城賊壘悉破。平之。城內之賊，果宵遁。遂收復武昌省城。漢陽賊亦遁。是月二十三日也。捷聞，奉硃批：「覽奏，感慰實深。」

獲此大勝，殊非意料所及。朕惟兢業自持，叩天速救民急也。欽此！」又奉上諭：「此次克復兩城，三日之內，焚舟千餘，蹋平賊壘，淨盡逆籌，決策甚合機宜。允宜立沛恩施，以酬勞勩。曾國藩著賞給二品頂戴，署理湖北巡撫，並加恩賞戴花翎，塔齊布著賞穿黃馬褂，並賞給騎都尉世職。欽此！」又奉上諭：「楚省大局已定，亟應分路進剿，由九江安慶直抵金陵。沿江勦賊之事，朕以責之曾國藩、塔齊布、楚省防務及搜捕餘匪事宜，朕以責之楊霽。欽此！」公疏稱母喪未除，遽就官職，得罪名教，不敢接受關防，仍由督臣收存。奉硃批：「朕料汝必辭，又念及整師東下，署撫空有其名，故已降旨，令汝毋庸署理湖北巡撫，賞給兵部侍郎銜。汝此奏雖不盡屬固執，然官銜竟不書署撫，好名之過尙小，違旨之罪甚大。著嚴行申飭。欽此！」九月，詔以陶恩培爲湖北巡撫，奉上諭：「曾國藩既無地方之責，即可專力進剿。但必須統籌全局，毋令逆匪南北分竄，方爲妥善。並隨時知照江皖各撫及托明阿、向榮等，四路兜擊，以期直搗金陵，迅奏膚功。欽此！」公統師東下，遣楊戴福等破賊于蘄州。塔齊布克大冶縣，羅澤南克興國州。奉上諭：「蘄州賊勢尙衆，水師既經攻剿得手，何以桂明等陸路一軍未能趕到？曾國藩經朕畀以剿賊重任，事權不可不專。自桂明以下文武各員，均歸節制。儻有不遵調遣，或遷延畏葸，貽誤事機者，卽著該侍郎專銜參奏，以肅戎行。欽此！」十月初一至初五日，官軍連破賊于半壁山，斬馘萬人。初八日，水師破賊于蘄州，賊退至田家鎮。十三日，楊戴福、彭玉麟等攻斷橫江鐵鎖，破賊于鄔穴，賊棄田家鎮而遁。是夕，蘄州賊亦遁，水師徑抵九江城下。塔齊布攻破富池口賊壘，遂與羅澤南率師北渡，公進駐田家鎮。奉硃批：「獲此大勝，皆因汝等和衷共濟，調度有方，故能將士用命，以少擊衆。朕披覽之餘，感慰莫能言喻。欽此！」二十八日，塔齊布、羅澤南克廣濟縣。十一月初四日，克黃梅縣。奉上諭：「楊霽奏克復廣濟、黃梅一摺，所敘進攻九江情形，似該郡賊黨尙復不少。塔齊布渡江而北，南岸官軍卽不能得手，是江西陸路兵勇殊不足恃。塔齊布仍須渡回南岸，倘南北兩岸專恃一塔齊布奔馳追剿，則湖北江西兩省官兵豈不皆成虛設耶？欽此！」十二日，塔齊布、羅澤南破賊于孔隴驛，復捷于小池口。十四日，水陸至湖口，公進

駐九江城外，塔齊布率師南渡，駐軍九江南門。公疏稱：『湖北臬司胡林翼，識略冠時，調令來潯助勦。副將王國才，都司畢金科，馭軍有法，請歸調遣。』奉旨報可。又奉上諭：『曾國藩、塔齊布，運籌決勝，戮力同心，麾下將士，率皆轉戰無前，爭先用命者，皆由曾國藩等調度有方。覽奏之餘，實堪嘉尚。』曾國藩著賞穿黃馬褂，並發去狐腿黃馬褂一件。白玉四喜搬指一個，白玉巴圖魯翎管一枝，玉靶小刀一柄，火鏟一把，交曾國藩領收，以示優獎。欽此。』十二月，初一日，水陸官軍合攻九江城，賊堅守不能下。奉上諭：『我軍自肅清潯江，進扼湖口以後，滿擬九江郡城乘勝可克。乃連日燬焚賊船，踢破賊壘，而該逆死黨仍負固堅守，殊屬兇悍。賊情變幻靡常，著曾國藩、塔齊布相機籌畫，不可稍有孟浪，致誤事機。』欽此。』初六日，胡林翼、羅澤南，破賊于梅家洲。水師大捷于湖口，破其木筏賊卡。十二日，水師杉板駛入鄱陽湖，追賊至大姑塘。賊築壘斷其後路，遂與外江水師隔絕。二十五日，賊以小艇夜襲我營。公座船陷于賊，文卷蕩然無存。急掉小舟，馳入羅澤南營，以免。公欲以身殉國，草遺疏千餘言，羅澤南力諫乃止。因上疏自劾，奉上諭：『水師銳氣過甚，由湖口馳至姑塘以上，長龍舳板各船與外江水師船隔絕，以致逆氛頓熾，兩次被賊襲營，辦理未爲得手。』曾國藩自出岳州以後，與塔齊布協力同心，掃除羣醜。此時雖有小挫，尙于大局無損。』曾國藩自請嚴議之處，著加恩寬免。欽此。』』年終恩賞福字荷包、銀錢、銀鏢、食物等件。咸豐五年正月，皖賊大舉犯湖北，總督楊霽退守德安。公遣胡林翼、王國才、石清吉等，率六千人，回援武漢。李孟羣率舟師四十號，援蘄黃。初四夜，東北風大作，師船泊九江者多被撞損。公飭外江礮船西赴鄂之金口，命李孟羣、彭玉麟領之，而另設船廠于新隄鎮，添造修補，以爲後勁。其陷入內湖之水師，駛赴南昌。公自命陸軍攻九江，未克，因疏陳辦理錯誤之處，一在武漢既克，未留重兵防守，一在九江未克，遽攻湖口。目前籌辦之法，凡四條：一添修礮船，以固荊湘之門戶；一飭胡林翼等軍回援武昌；一親至南昌修整內湖水師；一圍攻九江。陸軍有無進退，潯城既克，仍當直搗金陵。奉上諭：『覽奏殊深懸系，所稱辦理錯誤之師，如水師衝入內湖，以至聲勢隔絕，誠不免銳進貪功。至武漢收復，未留後路聲援一節，則

其勢本有不及。水陸兩軍全數追勦，猶恐兵力單弱。若彼時卽分勦武漢，兵數愈少，刻下更不知如何棘手。曾國藩等及定直搗金陵之計，卽著迅速設法攻克九江，合軍東下，毋得再存顧慮。欽此。」十六日，公抵南昌，籌畫既製，礮船之制。內湖水師于是復振。胡林翼率師援武昌，駐軍沌口，石清吉繼之。賊由富池口渡江而南，連陷興國、通山、崇陽、通城、咸寧等州縣。武昌戒嚴，巡撫陶恩培飛書告急。公檄促王國才由武寧轉戰而西，奉上諭：「楚北賊焰復然，於曾國藩等勦賊機宜大有關係。此時惟有會合各兵，使曾國藩等軍無腹背受敵之患，方爲妥善。欽此。」公遣內湖水師進駐康山。賊由都昌陷饒州府，分犯樂平、景德鎮、祁門、徽州、廣信等處。遣羅澤南由南昌繞出湖東迎勦。胡林翼退駐于金口。二月十七日，賊陷武昌省城，巡撫陶恩培死之。賊汧漢而上，由岳家口、仙桃鎮、窺犯荊襄。詔授胡林翼爲湖北布政使，署理湖北巡撫。時總督楊需駐軍德安，屢蹙不振。胡林翼扼扎金口，屏蔽荊襄。李鴻章、彭玉麟、王國才等水陸堵禦，上游賴以粗安。三月二十日，羅澤南破賊于貴溪，次日遂克弋陽縣。二十三日，賊陷廣信府，羅澤南追勦破之。二十七日，克廣信府。公進駐吳城鎮。奉上諭：「自師船陷入鄱湖，賊匪再擾武漢，廣饒一帶，有賊蹤竄突。該侍郎水陸兩軍，自有不能不分之勢。該侍郎所謂千里馳突，不如堅扼中段，所奏不爲無見。當此上下皆饒，總宜計出萬全，勿以浪戰失機，勿以遲延誤事。一切機宜，朕亦不爲遙制。塔齊布攻剿九江情形，未據奏及，豈爲賊氛阻隔，聲息不通耶？欽此。」四月，公疏稱湖北兵勇不可復用，大江北岸宜添勁旅。奉旨：「交楊需、胡林翼辦理。」公又屢書于胡林翼，論東南大勢，以武昌據金陵上游，爲必爭之地，宜厚集兵力，爲恢復之計。林翼深韙其言。羅澤南勦賊于景德鎮，賊竄徽州。澤南因移軍饒州，以圖湖口。十三日，公進駐南康。廿一日，水師大捷于馬家堰，追及于都昌城下，焚賊船百數十號。湖北之賊由興國、崇通等州縣竄江西，陷義寧州。五月初八日，水師搜賊于都昌。十三日，大捷于青山，追賊至贛山。三十日，敗賊于青山，獲賊船甚夥。奪回拖罟大船，卽前失公座船也。初，楊載福傷病回湘，湖南巡撫駱秉章檄令添募水師赴鄂助勦。至是由岳州出大江，勦賊于蒲圻，駐軍金口。六月，公疏參江西巡撫

陳啓邁劣跡較多，恐誤大局。奉旨：『陳啓邁著卽革職，按察使惲光宸先行徹任，交新任巡撫文俊查辦。欽此！』先是萬載縣知縣李皓與其縣舉人彭壽頤以園事互相揭，劉蓉適在江西，廉得其情，頗謂壽頤才氣可用，召至營，公亦器之。卽檄令管帶一營。啓邁不允，益收係之。郭嵩燾爲之解說，啓邁意亦釋。南昌府知府史致謬，遂釋壽頤。啓邁怒其遽也，拘壽頤急，臬司惲光宸因執壽頤扑之。公旣與啓邁抵牾，于是應解營餉軍火，啓邁輒與留難駁斥。公積憤久，故有此奏。水師破賊于徐家埠，燬賊船八十餘號。塔齊布破賊于新壩，湖北之賊陷德安府。楊需退走襄陽，奉旨革職。詔以荊州將軍官文爲湖廣總督。羅澤南軍抵義寧州，連破賊于梁口、乾坑、鰲嶺、雞鳴山等處，斬馘六千。蕭捷三破賊于轍山。十六日，羅澤南克義寧州。十八日，湖南提督塔齊布卒于軍。公馳赴九江，撫其衆。李元度破賊于蘇家渡，遂會水師攻湖口，破賊壘數座，焚賊船幾盡。礮船駛出大江，蕭捷三戰歿。公馳赴青山，撫其衆。二十五日，公回駐南康。八月，羅澤南上書陳利病，以爲『東南大勢尤在武昌，得武昌乃可控制江皖。江西亦有所屏蔽。株守江西，如坐甕中，日與賊搏戰，無益大局。請率所部由義寧出崇通，進援武昌，引軍東下，以取建瓴之勢，而後內湖水師與外江聲息可通，進攻九江，始有把握。此時但留周鳳山一軍駐江西，以綴賊勢，必俟武昌克復後，大軍全駐九江，東南大局乃有轉機。』公深韙其言。澤南因自義寧單騎詣南康，謁公面陳機宜。適劉蓉在座，謂公曰：『公所賴以轉戰者，塔羅兩君。今塔公亡，諸將可恃獨羅公。又資之遠行，脫有急難，誰堪使者？』公曰：『吾固知其然，然計東南大局宜如此。今俱困江西，無益。此軍幸克武昌，天下大勢猶可爲吾雖困，猶榮也。』是時江西郡縣惟九江湖口未克，梅家州下鍾山兩賊壘未下。澤南謂：『湖口諸軍但當堅守，不宜數攻。乞公戒諸將堅持勿動。』公悉從之。檄寶勇千五百人，助澤南西行。劉蓉偕郭嵩燾送至柴桑村，因言：『江西三面距賊，此軍去必不能支，計將安出？』澤南曰：『曾公所治水師，幸能自立。但留曾公一人在，均無足計。』嵩燾曰：『曾公意求有益于天下大局，其視此身如鴻毛，不自今日始也。』澤南曰：『天若不亡本朝，此老必不死。』相與歎息而別。胡林翼由金口渡江，軍于參山，楊

載福彭玉麟率水師進駐沌口，燬賊船數百號。李孟羣師潰于金口，賊大舉援漢陽。胡林翼師亦潰，因退軍新隄，以圖再舉。羅澤南部署援鄂之師，自領中營，以李紱寶領右營，劉蓉領左營，以彭三元普承堯分領寶勇營，合爲五千人，由義寧趨通城。九月初五日，公進駐屏風，疏稱師久無功，請交部嚴議。奉上諭：『曾國藩督帶水師，屢著戰功，自到九江，雖未迅即克復，而鄱湖賊匪已就肅清。所有自請嚴議之處，著加恩寬免。欽此。』初六日，羅澤南克通城縣。十四日，克崇陽縣。適湖南援鄂之師潰于羊樓司，江忠濟死之。澤南遣李紱寶進剿羊樓師，彭三元進剿濠頭堡。三元戰歿。二十六日，澤南親督軍至羊樓司，擊賊破之。湖北巡撫胡林翼進軍六溪口，詔以公爲兵部右侍郎。公弟國荃中是科優貢。十月初三日，羅澤南大破賊于羊樓司。二十一日，羅澤南克蒲圻縣。劉蓉之弟蕃首先登城中，礮死之。楊載福破賊于金口。初賊會石達開由崇通等縣竄江西，陷新昌縣，而粵東匪徒竄吉安者，速陷安福分宜萬載等縣，與石逆合。于是贛水以西，亂民響應。瑞臨袁吉同時告警。十一月初十日，賊陷瑞州府。十一日，陷臨江府。袁吉二郡被圍，南昌戒嚴。十五日，公檄周鳳山率九江全軍回南昌，以爲勦辦西路賊匪之計。奉上諭：『石逆賊黨雖多，一經羅澤南痛剿，卽連次挫敗，可見兵不在多寡，全在統領得人。著曾國藩激勵在事文武，奮勉圖功，殄此巨寇。』至九江一路，能否足資堵禦，倘有疏懈，不特江西內地堪虞，並礙長江大局。該侍郎不可顧此失彼。欽此。』羅澤南克咸寧縣，乘勝至金口，與胡林翼會攻武昌。大破城外賊壘，駐營洪山。三十日，賊陷袁州。彭玉麟前乞假回衡州，聞江西緊急，開關徒步行七百里，抵南康。公見大喜，派領水師赴臨江，扼勦賊。賊既踞臨江，分股踞樟樹鎮。十二月初四日，周鳳山克樟樹鎮。初十日，周鳳山克新淦縣。賊攻吉安，江西按察使周玉衡入城守之。年終恩賞如例。

咸豐六年正月初二日，賊犯樟樹鎮，劉于濬以水師擊卻之。周鳳山自新淦回援樟樹鎮，遇賊于瓦山，擊破之。初七日，彭玉麟大破賊船于樟樹鎮。初九日，攻臨江賊壘破之。十六日，林源恩等擊賊于九江破之。二十五日，賊陷吉安府。按察使周玉衡死之。奉上諭：『文俊甫經到任，于該省地勢軍情，一時未能周悉，現當萬分棘手之時，倘布置

稍疎，難免貽誤。曾國藩自抵江西，爲時已久，賊情亦所深悉。此時江西匪蹤，幾欲蔓延全省。既不能處處調兵，又不能顧此失彼，自應擇其最要之處，先爲攻勦。著曾國藩與文俊妥速會商馳奏，以慰廛念。欽此。」江西官軍潰于樂安，賊犯撫州建昌，城邑多不守。十八日，周鳳山師潰于樟樹鎮，南昌戒嚴。公急回省助守，人心始定。湖南巡撫駱秉章遣劉長佑、蕭啓江分道赴援，皆募死士，臘丸隱語，間行入省城，旬月始達。是時江西八府五十餘縣皆陷于賊。所存南昌、廣信、饒州、贛州、南安五郡耳。三月，遣彭玉麟扼扎吳城鎮，鄧輔綸、林源恩進剿撫州。周鳳山、畢金科等助之。初八日，布政使銜、寧紹台道羅澤南卒于軍。澤南自駐洪山武昌城外，賊壘鏟除殆盡，殄滅有日矣。忽以霧中搏戰，中槍子，傷創甚，卒于洪山營次。湖北巡撫胡林翼檄李續賓統其軍。十一日，鄧輔綸、林源恩克進賢縣。彭玉麟禦賊于吳城，卻之。二十日，李元度克東鄉縣，鄧輔綸、周鳳山率師來會。二十三日，彭玉麟、黃虎臣克建昌縣。二十七日，李元度、林源恩擊賊于撫州，破之。四月，劉長佑攻萬載縣，盡平城外賊壘。二十日，劉于濬克豐城縣。二十八日，楊載福大捷于漢陽，燬賊船幾盡。二十九日，蕭啓江克萬載縣。五月，楊載福率水師由鄂東下，搜燬沿江賊船，耀兵九江城外而還。十三日，賊犯吳城，彭玉麟擊卻之。十五日，畢金科破賊于油墩。十九日，賊援撫州，李元度擊卻之。六月初二日，黃虎臣戰沒于建昌。初五日，賊陷饒州府，公弟國華自湖南開關走武昌，乞師援江西。湖北巡撫胡林翼以國華爲總制，而劉騰鴻、普承堯、吳坤修等副之。國華率師五千人，連克咸寧、蒲圻、崇陽、通城四縣，轉戰而東，克新昌上高各城，遂抵瑞州府。七月初四日，賊犯南昌省，河西岸官軍渡江擊破之。初九日，彭山、岷李新華赴瑞州助剿。賊屢出撲營，官軍擊却之。公弟國華因病來南昌就醫。八月，賊大股援瑞州，城賊亦悉銳出犯，官軍力戰走之。吳坤修收復靖安、安義二縣。公弟國華由南昌回瑞州。公弟國荃募勇于長沙。時長沙黃冕新授吉安府知府，吉安府縣均陷於賊，冕知國荃有奇略，就商防剿之策。國荃曰：「方吾兄戰利，事無所須于我。我亦從未至營相視。今坐困一隅，我義當往赴，然苦無資力募勇。君但能治餉，我當自立一軍，以赴國家之急。」冕請于巡撫駱秉章，募勇三千人，以周鳳